

铅笔屑里的光阴

□ 魏祺(成都)

推开门,便看见父亲坐在那张老式三抽桌旁,儿子凑在他身边。桌上放着那只漆色已斑驳的铁皮铅笔盒,父亲手里握着他那把铁皮小刀,正慢慢地转动手中的铅笔。木屑落在垫着的信笺纸上,轻轻地,蜷曲着,像是时光的碎片。

“削得真好!爷爷!”儿子声音清亮,语气里满是兴奋。父亲没有抬头,只是微微笑着。他的手依然很稳——推、转、刮,一套动作如呼吸般自然流畅。随着刀锋的不停游走,黝黑的笔芯逐渐露出,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微弱的光泽。

我呆立在门旁,忽然挪不动脚步。这个画面是如此熟悉,熟悉得让人鼻酸。

四十年前的灯光下,我也曾这样趴在那张漆皮斑驳的三抽桌前,等着父亲为我削铅笔。那时,他头发还乌黑浓密,握刀的手也坚定有力。我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把秃头铅笔递给他,其实不是真的急需铅笔,只是喜欢看他专注削铅笔的样子——微微蹙眉,目光凝聚在笔尖上,嘴唇微微抿着露出的舌尖,仿佛在雕琢一件小小的艺术品。

“可以了。”父亲把削好的铅笔递过来,我总要端详许久。那笔尖如同精心打磨的工艺品,每一道线条都笔直有力,六个面均匀分布,笔芯显露出一丝不多不少。我常常舍不得立刻用它,要等手里来回把玩,直到父亲轻声提醒:“该写作业了。”

如今,这把小刀交到了儿子手里。儿子屏住呼吸,缓慢移动刀片,父亲轻轻握着他的手:“要这样,刀刀贴着斜面走……”语气温和,一如当年教导我时的模样。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压低声音对我说:“现在他常常忘记关燃气,可陪陪(儿子小名)上周说要削铅笔,他倒记得牢牢的。”

这就是父亲如今的状况——早餐吃了什么,午后是否服过药,这些日常像被橡皮轻轻擦过,只留下模糊的印迹。唯独与铅笔相关的一切,却像是被刻进了木纹里,清晰无比。

他记得303厂办公大楼三层东头那间办公室,记得蓝色图纸上的绘图铅笔,记得雨季来临前,要把铅笔收进防潮箱。前些日子整理旧物,他准确无误地从工具箱底翻出那个牛皮布袋,里面整齐排列着H、2H、HB各种硬度的绘图铅笔,每一支都削得恰到好处,尽管它们已经二十多年不曾被握在手中。

“给你留着。”父亲把布袋推到我面前,“画图时用着。”我收下了。其实我早就不用铅笔了。当年,身为机械设计师的父亲,曾希望我用铅笔和尺规,去延续那条他画了一生的、清晰的线。而我,却执意选择了用键盘,去构建一个未知的、虚拟的未来。

我改变了父亲为我设计的未来,却无法抓住他正悄然滑落的过去。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他对自己的健忘心知肚明。屋里总是随处可见淡黄色的便笺,铅笔写的字依然工整:“周末陪孙子下棋”“儿子这周末加班,不过来吃饭”“陪陪周四图画课需备好铅笔”……

昨天,我见父亲教儿子辨认铅笔的硬度。“H的硬,B的软。”父亲用削好的铅笔在纸上画出深浅不一的线条,“爷爷当年画机械图,要用2H的,笔迹清晰还不易模糊。”儿子认真听着,眼睛紧跟着爷爷手上的每一个动作。

眼前的一幕,似曾相识,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教我认铅笔的,那时我趴在他背上,看他绘制那些仿佛永远画不完的图纸。他常念叨那架159厂的往事,也说起后来一头扎进四川的深山,守着绘图板度过又一个又一个寂静的日子。父亲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三线建设,从京城到深山,从青丝到白发,他削过多少支铅笔,绘过多少张蓝图?那些图纸早已泛黄,那些铅笔也早已被电脑里的CAD图纸替代,可他依旧固执地保持着削铅笔的习惯。

这个午后,儿子在画图时笔尖秃了。他举着铅笔跑到父亲跟前:“爷爷,帮我削一下铅笔。”

父亲接过铅笔,那描绘过无数精密图纸的手微微颤抖着。可当刀刀真正触碰到铅笔的瞬间,双手又恢复了往日的沉稳。木屑一片片落下,在阳光里跳跃。儿子趴在一旁看着,就像当年的我。

削好了,儿子接过铅笔,高兴地继续画画。父亲静静地望着,目光慈祥,过了一会,他又摸索着拿起一支新铅笔,不紧不慢地削起来。

“爸,够用了。”我出声提醒。

他抬起头,眼神有片刻的恍惚,随即又低下头继续手上的动作:“多备几支,陪陪画画费笔。”

暮色渐浓,父亲还在削着。桌上的铅笔越排越长。我想起医生的话:近期记忆衰退,但远期记忆和肌肉记忆还保留着。目前还没有针对阿尔茨海默症的有效疗法,此刻,他唯一能紧握的,似乎就只有手里这把小刀了。

也许,在那些渐渐模糊的日常之外,有些东西被他固执地留住了——比如削铅笔时手腕倾斜的角度,比如铅笔该削掉的模样,比如儿子斯斯的眼神。

夜深了,我蹲下身收拾散落一地的铅笔屑。那些蜷曲的木屑躺在掌心,轻飘飘的,却有着时光的重量。父亲已然安睡,枕边静静地躺着那把削铅笔的小刀。

明天,当儿子又要画画时,一定会发现笔袋里满满的、削好的铅笔。可儿子不会知道,这是爷爷用他仅存的清晰记忆,一点一点为他准备的。

就像许多年前,每逢开学前夕,父亲总会提前为我削好满满一笔盒的铅笔。那时我天真地以为,所有父亲都会这样,后来才知道,不是每个父亲都能削出那样棱角分明的六面锥体。

窗台上,父亲栽种的昙花已收拢起花瓣。窗外,阵阵桂花的幽香飘来,那香气若有若无,与屋内的静谧交织在一起。月光流淌进来,照亮那一排削好的铅笔,笔尖闪烁着微光,仿佛随时准备在纸上走出一条坚定的轨迹。

而那些飘落的铅笔屑,在月光下像极了细的雪,轻轻覆盖着流逝的光阴。

都市灵魂的凝视与瞭望

——赵晓梦长诗《屋顶上》的隐喻体系与精神守望浅论

□ 贾非(河南)

由此,“屋顶”在诗人的笔下升华为重要的精神载体,除了“孤独不是目光所能承受的重击”的别样孤独,还有凭借“麻雀在水里也在陶罐和青铜上/即使是一张白纸,也阻止不了/屋顶的青春”,道出人们渴望自由、内心希望与顽强生命的象征意义。当“他在灰色事物的平静中平复心情”,“屋顶”便实现了从物质空间到精神空间的华丽转身。这种“孤独与希望共生”的状态,使“屋顶”成为诗人凝视与瞭望都市灵魂的精神缓冲带。当“我在哪里,我能在哪里?”的存在主义追问在诗中回响,“屋顶”给出的答案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地“凝视”——“他不躲,因为没什么地方可躲”,故而诗人最终的选择是——“……屋顶刮着风/请抓紧肩膀撕裂的清晨与黄昏”。这种不逃避、不退缩的坚守姿态,不仅是诗人个体精神的坚守,也帮助“屋顶”最终打破了作为物理空间的局限,成为珍贵的精神“栖居地”。

意象:生存隐喻体系的构建

细品《屋顶上》,笔者发现诗人围绕“屋顶”这一核心意象,以麻雀、青铜、风等辅助意象共同构建起一个关于群体生存状态的丰富隐喻体系。

“麻雀”与“蚂蚁”一样,都是“渺小个体”最生动的代名词,不同之处是“麻雀”多了一层“漂泊”的隐喻。笔者注意到,“麻雀”在这首诗中共出现16次。诗中的“麻雀”始终处于“漂泊”与“寻找”的动态过程:“有一段时间过去了/麻雀的靴子还没有找到着陆场”“隔河相望,麻雀不在抵达目的地/就在逃离出生地……”,这种永不停歇的流动状态,正是非原住都市群体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恨别鸟惊心”的题记似乎在这里获得生命诗学意义的诠释。然而,“麻雀”这一意象并未止于表达个体微不足道的渺小,它在诗人笔下更具有令人动容的韧性,例如:“……麻雀睡在屋顶/模仿灰土不起眼的人生”,看似微不足道,却终以永不言弃的精神在“流量带偏的暴乱中重新排序”,即便“屋顶截屏了更多的抱怨、更多的鄙视”,诗人让我们看到的是“躲在树下的麻雀偏要暴风雨硬着头皮走”的决不屈服的画面。这种不起眼但决不妥协的精神特质,让“麻雀”在诗中褪去了“渺小”的标签,代表了这一多数人群在困境的包围下依然勇敢前行的生命姿态。

凝聚消散的人间烟火气

——浅谈庞惊涛散文集《云上》中的乡土情结

□ 冯俊龙(成都)

如果用“云”来形容那些与故乡相关的人生旧事,那么“云上”的天空必定是人生的辽阔,“云下”的大地无疑是承载行走的记忆,“云”的起驻“飞归,就是人间烟火的发生聚散。一个人走得再远,也总被天地间那缕名为“乡土情结”的丝线牵系,这是诗人人生前行的原始动力,也是做人不忘本的最初根基。天地广阔,人生渺渺,有些情感需要随时释放,有些事情值得一直记挂。这就是匍匐在大地上的写作,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作家庞惊涛的最新散文集《云上》,就是这样一本凝聚消散的人间烟火气、极具人生哲理意义,适合大众阅读的“人生之书”。

人间多少情,切莫忘悲欢。

《云上》更是一本作者抒发内心情感的散文集。人是感情动物,亲情、爱情、友情,让每个人对生活有了不同的念想,生命流淌出来的悲欢离合,证明作者一定是生活的在场者,而不是生活的旁观者。

作者在《云上》每篇文章中书写的人物都有名有姓,他把乡村人事和城市人情,通过各种平凡小事表达出来,读者读着读着就走进了作者的情感世界,接受了他对生命的某种想法或看法。这是作者在饱含深情的叙述中,利用娴熟的作文技巧,让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的典型使然。

《十四夜》是作者描写家乡正月十四晚上举行“蛰蛰节”的情景。我的老家也在川北,对这种已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要民俗,我从小就喜爱至极。作者以成熟作家的笔触,重新追忆他从童年、少年、青年直至步入中年的岁月历程。在这个充满童年幻想的世界里,读者不仅看到了川北人的童年,听到了富有川北特色的童谣,更看到了川北人的情感成长与内心世界。更由这个节日所串联起对几位逝者的怀念,更延展了一盏灯、一个节日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边界。

读罢《外婆》《亲邻与清邻》《百年一瞬》《山上的母亲》,直到读完《云上》的最后一页,我才明白:这世间,其实谁都活得不易。我一直沉迷于自己的情感世界,执着于个人的喜怒,却不知苦难并不是只降临在某个人头上。面对人生难关,唯有咬牙坚持,奋力前行。流逝的岁月会带走伤悲,而千年的月亮,也定会照亮属于你的辉煌。

人世多山路,远行需抬脚。

《云上》还是一部教我们如何做人的散文集。任何文学创作,只有将富有人生哲理的思考糅合进文字,才会有存在的价值。《云上》通过从个体私密到公共空间的双重建构,把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设置在“今天”这个现实语境下,让走不同路的人,通过对某个人、某个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现代诗途中,“青铜”意象多具历史、庄严、铭刻等象征意义。在这首长诗中,诗人笔下的“青铜”状态是有生命的活体:“青铜马车驶过的屋顶,重新/活在洒水车的练习琴声里”,让“青铜”在这首长诗中承担起诗歌境界、艺术空间的扩容与连接历史的角色,自带汉唐的厚重历史气息之时还暗示它在现代日常生活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读着这些峻雅的诗句,青铜不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文物,而是生动地融入了屋顶的日常场景。当诗人写下“……酒杯就能把/不同类型的文明拾起/尽管青铜睡得比所有的火都沉”“人品在青铜上裸奔,真相在镜子里破碎”,显然是在提醒被钢筋混凝土包围的现代人,特别是同时代的诗人:在眺望、凝视、观照时代变化的现实影像时,至少应当具备获得历史重量与温度的能力。

“风”作为长诗中的流动符号,既是自然现象,也是时代氛围与个体情绪的诗意载体。诗中的“风”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姿态:“……祈求风要来得/猛一些,要 gone 得快一些”表达出面临困境的急切心情;“在等风过去的日子”则表现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耐心等待。“没有风,时间的鼻涕流不下来”这样的诗句出现,必然是诗人艺术想象力一次充分释放,使得这些不同姿态的“风”,喻示着个体生命在特殊环境中的复杂情感。更进一步,“风平浪静的屋顶伤害不了你的眼睛/也伤害不了刚刚驶出江河的纸帆船”,直接表达了现代都市人难得的短暂安稳和信心的坚守。

印记:时代诗学的精神追问

诗歌是时代的精神影像,《屋顶上》自然便有了时代的鲜明印记。例如:“水滴众筹的身体出现在健身房/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在跑步机上冒险,用生硬的方式/吹黑门槛的影子。死亡不那么庄严/楼梯为每个生命准备了恰当的位置/屋顶的线条越冷越有杀伤力/麻雀不再是落日星辰的归宿。”出现在第5章节第二小段这些诗句,冷峻地勾勒出现代人生存的荒诞与疏离。“水滴众筹”是但凡接触网的人便会知道的、向公众求助的现实景象,“水滴众筹的身体”暗示了被公共视野审视的极弱势个体,却出现在象征追求更健康的健身房,在赞美人世有爱心的

一树光阴

□ 杨力(成都)

老家院里的石榴树今年结得特别好,沉甸甸的果实把枝条都压弯了,在秋风里微微地颤,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搬把竹梯靠在树干上,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指尖触到那光滑而坚韧的果皮时,心里便泛起一种饱满的喜悦。这棵树,是父亲在我考上大学那年种下的,他说石榴多子,是兴旺的兆头。那时父亲的脊背还挺得笔直,掘土的铁锹挖下去,汗珠摔在泥土里,仿佛都能听见落下的声响。

此时,父亲正坐在屋檐下的旧藤椅里,眯着眼看院子里另一棵更高的银杏树。“爸,尝尝,甜得很。”我递上一个最大的石榴,掰开来。只听得轻微的一“噗”,那宝石般的籽实便密密匝匝地露了出来,晶莹、粉润,挨挤着,像俏皮的笑靥。父亲接过石榴,并不急着吃,只是摊在掌心细细地看。他的手布满了深褐的老年斑,微微地有些抖。“这银杏,也快黄透了。”父亲喃喃地说,目光又飘向那棵树上。

这棵银杏,比我的年纪还大,是祖父当年栽下的。老家所在的小镇,偏僻,早些年是真穷。记忆里,从祖父架老,父亲就跟着学习磨豆腐。院子天井里那架老石磨旁,祖父常带着父亲,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把泡好的豆子磨成浆,再点成豆腐,确保大清早豆腐摊能准点出现在小镇的集市上。冬去春来,寒来暑往,祖父与父亲,用勤劳和汗水撑起了一个家。那时的秋天,似乎总是灰蒙蒙的,石榴也结得个小味酸,仿佛总带着生活的涩。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像春雨渗入泥土,无声无息,却又真真切切。先是镇上修了宽阔的柏油路,接着,家里的石磨闲了下来,换上了电动的磨浆机。前些年县里搞旅游开发,老家小镇因为保留下几座老牌坊和古树,竟一下成了热门景点。小镇活泛了,家家户户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

现在,父亲用古法点豆腐的绝活,也成了稀罕物。常有外来的游客,寻到我们这小巷深处来,就为买上两块“老豆腐”。当城里的年轻人举着手机对他的手艺啧啧称奇时,父亲常年蹙起的眉头也会不自觉地舒展开来。家里的光景,在这悄然的变动里,一天天润泽起来。

这时父亲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爷爷在的时候,常说银杏是‘子孙树’,种下了,福荫后人。你看今天生活多好……”

父亲把掌心的石榴籽,缓缓地送入口中。我看着父亲的侧影,看着这一院的石榴与银杏,心里被一种巨大的安宁与幸福充满。这日子,终究是像这石榴,甜润了;这光阴,也终究是像这银杏,灿烂了。